

短論·觀察·隨筆

海陶兒教授與歐美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 木令耆

年前三月初得友人信，言及：「猶記我們三十多年前聽課的情況」。這是指當年我們同在海陶兒 (James R. Hightower，又譯海陶璋) 教授課上聽他講授中國古典文學的時期；同時也收到哈佛報刊登載海陶兒教授去世的消息。

海陶兒 (1915-2006) 教授是哈佛大學中國古典文學講座教授，也是創辦哈佛中國古典文學課程的開先者。可是，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發生興趣的途徑十分曲折偶然。其實他成年以前可說對中國古典文學毫無認識，好似與中國文學從無相關之處。

海陶兒生於美國奧克拉荷馬州，長於科羅拉多州；父親是當地一區之教育廳長和教學老師，由此可見他生長於書香門第，對求學求知從幼時已培育成性。他畢業於科羅拉多大學 (University of Colorado)，主修化學，可是他對文學一向感興趣。在大學時代讀到龐德 (Ezra Pound) 翻譯的中國古詩之後，他對中國古詩發生興趣，因此開始學習漢文，雖然他在本科唸的是化學。

1936年大學畢業後，他旅居歐洲數年，企望成為旅歐詩人。當年美國的作家們如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龐德、艾略特 (Thomas S. Eliot) 均是旅歐作家、詩人等，青年時代的海陶兒也不免有同樣的志願。當年的美國文藝傳統都以歐洲文化為重心。生活於歐洲，並受其文化薰陶，是很多作家、詩人從事文藝生涯必經的途徑，海陶兒也不例外。他週遊歐洲各國以後，決定繼續留在歐洲求學。因此，他進入巴黎的索邦大學 (La Sorbon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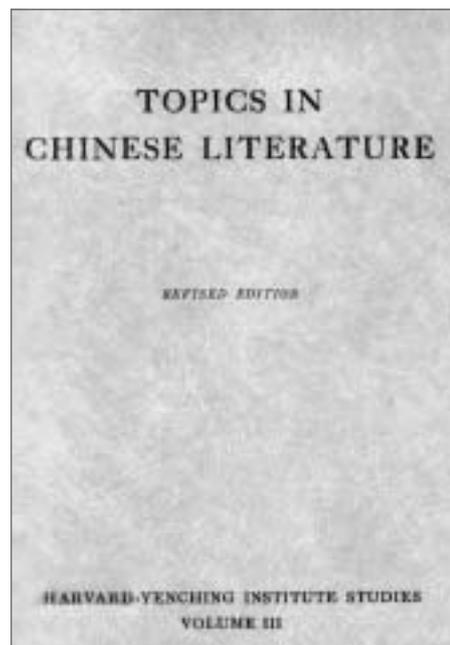


海陶兒教授

後又去海德堡大學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因為西歐最早開始研究中國文化與漢文。

等到他返回美國後，便去哈佛大學修讀比較文學，包括中國古典文學。他的父親資助他在哈佛第一年的學費，此後他以獎學金和半工半讀的形式來維持他的研究院學業。他最得意的工作是在學生宿舍作烹飪助手，擅長做餅與麵包。他的興趣不僅限於書生日子，他也是一個打網球好手，亦愛駕駛長途自行車。1940年他與科爾 (Florence Cole) 結婚，婚後又遠行去中國清華大學留學，並任職中國印度研究學社主任。

中日戰爭爆發不久，他的夫人提前返美，他卻繼續留在中國作研究。1941年美國向日本宣戰之後，他被日軍捕為戰俘，打入印尼一帶的日本戰俘集中營。1943年他被釋放，重返美國後任職於美國國防部，他的任務包括破解日本軍事密碼。1946年他離開國防部時的軍銜為上尉，同年他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並任哈佛大學講



師。同年他重訪北京，攜眷旅居中國直到1948年，之後他重返哈佛教學，並曾任職哈佛燕京學社，亞洲研究所主任等。

他對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之貢獻可見於下列書籍：《中國文學專題》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utlines and Bibliographies*, 1950, 1953, 1966)，此書是專修中國古典文學者必讀之書；其後編有《陶潛詩選》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1970)，並與葉嘉瑩合著譯《中國詩詞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 1998)。

海陶兒是一位風度雅肅的學者，他抱有早期美國奧克拉荷馬州文化紳士的傳統。這也是我上他課時感到興趣的。他不時在課上用幾種語言來解釋中國文學，在這一點，他與方志彤教授擁有共同學風。這也是因為他曾求學於方教授。他也向我指出方教授授益於他不少。「他是我的老師」，他曾向我特別指明這一點。

方志彤教授在哈佛的博士論文是研究龐德的著作。也許因為這共同的興趣使他倆成為知友；他倆的教學方法都是以多元文化講解同一論題。

曾與海陶兒教授交談數次，得知他的女兒定居瑞士，在那裏成家；小兒子主修鋼琴，定居德國。海陶兒曾問過兒子是否想移民德國，由此可見海陶兒的全球化生活經驗。

我有幾次去與海陶兒教授商談，因為我猶豫不決應否走上學術生涯。在他課上學習兩年之後，我說想去歐洲一年，他完全理解我當時的心情，並建議我去劍橋大學，還介紹我認識他在英國做客座教授的同事。

當我返回美國麻省劍橋時，我向海陶兒教授坦白地訴說我不想從事學

府教學工作，而企望從事寫作。海陶兒教授聽了，會意的微笑。直到去年讀到哈佛學報上悼念他去世的新聞，才得知他早年的願望是成為一位詩人，日後才從事教學及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回憶當初我對他說去歐洲旅遊，並想從事寫作，他一定回憶到自己也曾有同樣的企望、同一意願，而只是我與他的選擇前後相反。

海陶兒在海德堡大學時的摯友是美國小說家斯塔福 (Jean Stafford)。他們的友誼維持了四五十年，直到斯塔福去世。他們通信四十二年，這期間積信稿455封。海陶兒將這455封書信捐送科羅拉多大學圖書館。後有人寫斯塔福傳，書上對他們的友誼有詳細記載。這也是我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書評上讀到的。斯塔福是美國重要詩人洛厄爾 (Robert Lowell) 的前妻。

海陶兒也是我的恩師，我得以重新找回中國文學，與他的教學有密切關係。他不但是我的中國古文導師，並也指導我的人生選擇。其實說來微妙，我能從一位美國老師那裏去學習中國古典文學。因此，我想懷念他的教學作風和分析他在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上的影響。

在哈佛五位名漢學家所合撰的紀念文章中，提到海陶兒嚴格做學問的方法；在研究過程中，他是一個精細的研究者，從不忽視，從不輕易放過自己。在研究方面，他所參考的包括世界各國對漢學研究的資料，因他有操縱多種語文的能力，特別重用日本對漢文學的研究資料。他的研究生也必修日文。他幾乎一手建立海外研究生必修的中國古典文學科目；如《詩經》、《樂府》、文賦、詩詞等。他

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詩詞，他後期的研究工作尤其多與葉嘉瑩教授合作。在個人品味上，海陶兒偏向陶淵明、李白，也偏向道莊哲學性的文學。

在基本古文學習上，他採用訓詁方法；在批評論文上，他卻多用多元文化的文學評論概念。他對學生要求極其嚴格。他所帶的博士生共有四名：一名不幸早逝，兩名在美國任教，一名在巴黎任教。據他的得意門生艾朗諾 (Ronald C. Egan) 教授所言：海陶兒對海外漢學研究最大的影響是將漢文學從整體的漢學研究分支出漢文古典文學研究，不是將文史哲混為一體來研究。艾朗諾又指出他受科學訓練的背景影響他的文學研究。他在文學字句上注重訓詁方法，而不是參雜一些心理分析、政治動機與歷史分析因素。他在課上常警告學生不需「超讀」(over read)，不必加油加醬地去解讀，他不能接受節外生枝的解說。在課上他多沉默一旁，讓學生作意譯後，他才參與討論。因此每次上課，學生必須百分百做好準備，萬不可胡亂湊合。他要求的水平甚高，所問必有尺寸的答案。如他另一名學生周姍教授所說：他不能忍受偽證、謬證，以及淺俗的分解。

也許他的研究方法受德國教育影響甚深，晚年自從他的夫人去世以後，他常訪居歐洲，尤其常去移居德國的女兒處，最後也在女兒家與世訣別。他在2006年1月8日離世，享壽九十。

木令耆 美國華人作家，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